



日出之前 (下)

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

(乌克兰)米哈伊尔·左琴科◎著
戴骢◎译

I511.365

2013

2

阅 览

PI

Перед восходом солнца

日出之前 (下)

(乌克兰) 米哈伊尔·左琴科◎著

戴骢◎译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出之前: 全2册 / (乌克兰) 左琴科著; 戴骢译.

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133-0465-8

I. ①日… II. ①左… ②戴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乌克兰 IV. ①I511.3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54790号

日出之前

(乌克兰) 米哈伊尔·左琴科 著; 戴骢 译

责任编辑: 程 鹃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九 一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80千字

版 次: 2012年3月第一版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465-8

定 价: 32.0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- 1 黑水滔滔
- 20 把门关上
- 49 老虎来了
- 71 危险的联系
- 102 “理性是祸患”
- 137 理性战胜死亡
- 156 理性战胜痛苦
- 171 理性战胜衰老
- 179 尾声
- 185 跋
- 188 文学作品的生命力（译后杂谈）戴骢

黑水滔滔

黑水沉得好似铅一样，
其中流着永恒的遗忘。

1

我一时心血来潮，去了我幼时曾住过的村庄。

我早就想去了，但迟迟没有成行。有一天，我在滨河街散步，看到码头上停泊着一艘轮船。我几乎是无意识地登上这艘船，去了那个村庄。

这个村庄叫“沙土村”，位于涅瓦河边，离施利谢尔堡不远。

我有二十多年没去那一带了。

轮船在沙土村不停靠。如今那儿已没有码头了。我是

乘小划子渡过涅瓦河的。

哎，我上岸时心情是那么激动。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圆形的小教堂。教堂还完整无损。我立刻认出了对面的那一幢幢农舍、村中的那条小街和当年曾是码头的那道陡坡。

如今这一切在我看来是那么寒酸、矮小，远非留存在我记忆中的那个宏伟的世界。

我在小街上走着，这里的一草一木我都熟悉。除了人。迎面走来的人中，没一个是我认得的。

我走进了当时我们住过的那幢房子的院场。

院子里有个妇人，年纪不小了。她手里拿着一把桨，刚刚把一头闯进院子来的小牛犊赶走。所以此刻余怒未消，热得满脸通红。

她不愿同我攀谈。可我还是向她打听我还记得的几家村民。

这几家人都已经老死了。

于是我讲出了我自己的姓，也就是说我父母的姓。那位妇人露出了笑容。她说，虽然她当时还是个小女孩，可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已故的双亲。她提到了这个村子里我们家的一些亲戚和熟人。可这些人也都已经在九泉之下了。

我伤感地朝我的小划子走去。

我伤感地穿过小街。景物依旧而人事全非。当初居住在这里的人好似匆匆的过客，走了，消失了，永不复返。他们死了。

我觉得在这一天之内我理解了何谓生，何谓死，理解

了应该如何生活。

2

我不胜伤感地回到了家里。在家里我甚至都不再去想我要探寻我不幸的原因，不再去想我的孩提时代。我对什么都淡漠了。

今天我目睹了人生的短暂，真是过眼烟云，与之相对照，世上的一切无不是荒诞的，微不足道的。

是否值得花那么多精力去思索、斗争、探寻、自卫。是否值得像个当家人那样精打细算地安排自己的生命。要知道生命流逝那么迅疾，快得叫人感到委屈，甚至感到可笑。

还不如逆来顺受，一无所求地了此一生，把自己所占有的那点儿可怜巴巴的立锥之地让位给尘世的后来人。

我在思考这些事时，有人在隔壁屋里哈哈大笑。我不由得感到惊愕，世事如此愚蠢、无谓、可恼，而人们竟然还笑得出来，还要逗乐，还要讲话，真是咄咄怪事，愚昧已极。

我觉得与其乖乖地听任主宰着每一个人的命运来捉弄我，还不如死了干脆，死了轻松。我突然觉得我这么决定是勇敢的。换了今天，我自然知道这压根儿不是勇敢，而是极端的幼稚，可当时要是有人跟我这么说，我一定大不以为然。这是因为我当时的情绪被一种婴儿的恐惧所左右，

这是对我想寻找的那件事的恐惧。这是一种抵御。这是脱逃。

我决定结束我的探寻，刚一做出这个决定，就睡着了。

半夜里，噩梦把我吓醒了过来。我吓坏了，甚至醒过来后还瑟瑟发抖。

我打开了电灯，记下了这个梦，想明天早晨好好地加以研究，哪怕是出于好奇。

可我怎么也睡不着了，我思索着这个梦。

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梦。一条浊浪滔天的昏暗的河流。河水浑浊得几乎是黑的。水上漂着一片白色的东西，像是纸张或者是布片。我正好在岸边。我拼命从岸边逃走。我顺着田野狂奔。田野不知为什么是蓝色的。有人在后边追我。那人眼看就要抓住我的肩膀了。他的一只手已经碰到我了。我猛力挣开，没命地向前逃去。

我反复地思索着这个梦的意义，可什么也不理解。

我想，我怎么又梦见了水。又梦见了这昏暗的，发黑的水……突然间，我记起了勃洛克的几句诗：

一个古老的、古老的梦……由黑暗中

奔来一盏盏灯笼——它们奔向何方？

那边只有滔滔的黑水，

那边只有永恒的遗忘……

这个梦很像我的梦。

我逃离黑水，逃离“永恒的遗忘”。

3

我开始回忆我跟水有关的梦。我曾梦见我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游泳，和巨浪搏斗。我曾梦见我在齐膝深的水里踉跄。还梦见我坐在岸边，河水拍击着我的双足。还梦见我在河滩上走，猛然间河水暴涨。我吓坏了，拼命地逃。

我还记起了一个梦。我坐在我的房间里。蓦地，水从所有的地板缝里冒出来，转眼之间淹没了整个房间。

通常我做过这类梦后，醒来时就感到压抑，觉得自己害病了，情绪很坏。通常做过这类梦后，我的忧郁便加剧了。

也许列宁格勒经常发大水影响了我的心理？也许还发生过什么跟水有关的事？

我回忆着我在探寻那件不幸的事故的过程中所记下的情景。我重又记起了关于有个小伙子溺水而死的故事，关于发大水的故事，关于我和我的姐妹差点活活淹死的事。

毫无疑问：我对水必定有强烈的感受。然而是什么感受呢？

也许总的来说，我这人恐水？不，恰恰相反。我非常喜欢水。我可以一连几个小时观赏海景。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河边。通常我只去有海与河的地方。我总是千方百计住进窗子面海或者面河的房间。我一直向往能住在一幢临水的房子里，听任波浪舐吻我房子的台阶。

海与河常常还我宁静，驱散频繁地光顾我的忧郁。

要是这并非出于对水的爱，而是出于对水的恐惧呢？

要是这不过貌似酷爱，实际上是恐惧至深呢？

也许我并不是在观赏水景，而是在监视它？也许只有在水静静地流着，只有在水无意吞噬我的时候，我才有观赏它的雅兴？

也许，我从岸上，从我房间的窗口，监视着它的一举一动？也许我力求住得离水近些，是为了使自己处于戒备状态，免得它来袭击我时猝不及防？

也许这种恐惧没有进入我的意识，被逻辑和理性的检查拒斥到我心理的底层，便潜伏在那里了？

我不禁失笑了：这是滑稽的，然而看来也是正确的。

已经毫无疑问了：在我的理性中存在着对水的恐惧。然而这种恐惧是变了形的，不是我们通常了解的那种形状。

4

于是我觉得我理解了我的梦。这梦无疑同婴儿期有关。为了弄懂这梦，必须摈弃通常的概念，而用婴儿的形象来思维，用婴儿的眼睛来观察。

当然不仅限于用婴儿的形象，因为婴儿的形象无疑过于贫乏了。婴儿的形象随着智力的发展逐步变化。然而不管怎么变化，形象的象征终归是原有的。

汹涌、浑浊的河流——这是浴缸，或者是盛满水的洗衣

盆。蓝色的岸——是被子。白色的布片——是浸在洗衣盆里的襁褓。把婴儿从洗澡水中抱了出来。婴儿“得救了”，可溺水而死的威胁却留存了下来。

我又忍俊不禁。这太可笑了，然而却是可信的。这是幼稚的，然而幼稚得并不离谱。

可是我怎么会这样的呢？所有的婴儿都洗澡。所有的婴儿都被大人泡在水里过。在他们身上并未留下恐惧。为什么偏偏我要害怕呢？

“可见水并非起因，”我想，“看来另有恐惧载体，它们同水有关。”

这时我想到了条件反射原则。

一个刺激物能够作用于两个兴奋灶，因为在两灶之间存在着条件神经联系。

仅仅大人把我泡在其中的水，是不可能使我的心灵如此激荡的。可见水同某样东西建有条件联系。可见这并不是恐水，而是水触发了恐惧，因为神经联系把水和另一种什么危险连结在一起了。这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之所在。这就是水何以能令我害怕的原因所在。

那么水究竟是同什么连结在一起呢？水里含有什么样的“毒药”呢？那个招灾惹祸、“引燃”如此激烈的回答动作的综合活动的第二刺激物又是什么呢？

暂时我不打算花心思去猜测这第二刺激物，去猜测神经联系如此明显地延伸到那里的第二兴奋灶。

其实这个刺激物已从那个梦中多少暴露了一点儿。婴

儿的世界是贫乏的，客体的数量极其有限。刺激物屈指可数。然而我对这方面所知甚少，因此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这第二刺激物。

谜底虽未揭开，然而揭开谜底的钥匙已经在握。

后来探究的结果证明，我基本上没错。只是在兴奋灶的数量上我估计错了，原来不止两个，而有好几个。它们被相互间盘根错节的神经联系网交织在一起。

是大脑皮层上所产生的诸兴奋灶的综合活动，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回答动作的。

5

条件反射原则告诉我们，神经联系是暂时性的。必须不断地重复实验，它们才会产生和巩固。一旦实验中止，它们就会中断或者彻底消失。

那也没什么。在婴儿的生活中水是唾手可得的刺激物。无疑具有重复性。眼下我还是不清楚第二刺激物是什么，但我知道它必定是能够同水建立牢固的神经联系的。

然而随着婴儿智力的发育，按理说这种联系应当消失。要知道重复性是不可能永无休止地存在下去的。凡是貌似正确的错误联系即使在幼儿时无力切断，在少年时无力切断，那么长大成人之后，按理是有能力切断的。而我所遇到的那种联系显然是不正确的，错误的。

的确，智力是在同各种貌似正确的、不符合逻辑的、

错误的表象进行的斗争中发展的。然而婴儿在其智力的发育过程中，可能遇到另外一些较符合逻辑的证据，说明他所害怕的危险确实存在。

我重又披阅我所作的与水有关的回忆录。

在这些回忆录中，处处都证明水是危险的。

水淹死人。我也可能被淹死。水淹入城市。人们投水自尽。

这是说明水是危险的有力证据。

这无疑使婴儿害怕，告知他，他的婴儿的脑中所形成的有关水的表象是正确的。

这种“貌似正确”的证据是可能陪伴我一辈子的。这是无可怀疑的，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。水具有令人害怕的因素，能使婴儿产生恐惧。大脑皮层上所产生的同水的暂时性联系非但不消失，反而可能越来越强化，越来越牢固。

这么说，人的智力的发育并不能消灭暂时性的条件联系，而只能改造它们，使貌似正确的证据提高到人的智力的发展水平。人在寻找这些证据时，怀的是迎合的心理，找到后是不会挑剔地对它们加以检验的，因为它们落入病态的土壤中时，不经检验就已同逻辑相安无事地共处了。

这些貌似正确的证据经常鱼目混珠，同真正正确的证据混淆在一起。水的确是危险的。然而神经过敏的人对于这一危险的感受，对这一危险所做出的反应，超出了正常的程度。

如果事实真是如此，如果水真是令我害怕的诸因素中的一个因素，真是引起我精神神经官能症的综合活动的诸刺激物中的一个刺激物，那么摆在我眼前的景象是多么可悲而又可怜。

要知道医生恰恰是用水来治疗我的病。恰恰试图用水来让我摆脱忧郁。

医生给我开的处方是双管齐下地用水治疗，既要内服，也要外用，他们把我浸在浴缸里，用湿被单裹住我，要我采用淋浴疗法。还要我去海滨旅游和洗澡。

我的天哪！单单这种疗法就可能使我发作忧郁症。

这种疗法可能加剧冲突，可能酿成走投无路的绝境。

幸而水只是我整个苦难的一个部分，也许还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。

再说治疗也并未酿成走投无路的绝境。这种治疗是可以设法躲避的。我也正是这么做的。我终止了治疗。

为了终止治疗，我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个颇为荒唐的借口，说人祛除百病的健康之道就是工作，就是时时刻刻不停地工作。我不再去疗养地，认为那是穷奢极侈。

我借此摆脱了治疗。

然而我无法摆脱同我所害怕的那些东西的频繁接触。恐惧依然存在。

这种恐惧是无意识的。我并不知道它的存在，因为它

被拒斥在我心理的底层。我理性的警卫哨不准它出来。只有在夜间，当我的意识不再作检查时，恐惧才有权跑出底层。

这种恐惧过的是夜生活，出没于梦境之中。白天，在遇到恐惧载体时，这种恐惧只能迂回曲折地表现自己，造成莫名其妙的症状，再高明的医生也会给闹得蒙头转向。

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恐惧，都知道恐惧对人体的影响。我们都知道恐惧所引起的自卫性反射。这类反射的基本点是：竭力逃脱危险。

恐惧的症状是多种多样的，这取决于恐惧的强度。其症状表现为：血管收缩、肠痉挛、肌肉抽搐性收缩和心悸等等。极度恐惧能导致全身或者局部瘫痪。

造成这类症状的正是我所感受的那种无意识的恐惧。在我身上，症状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心脏病发作、窒息、痉挛、肌肉抽搐。

这首先是恐惧的症状。恐惧的慢性发作破坏了肌体的正常机能，造成顽固的抑制，导致各种慢性病。

这类症状的基础是“合理性”。它们挡住了我陷入“危险”的道路，使我做好逃跑的准备。

动物在来不及避开危险时就装死。

幼时每当我不可能避开“危险”时，我常常装死，装病，装成弱者。

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来自外界的刺激的回答动作。这是复杂的回答动作，因为条件神经联系极端复杂，关于这一

点，下文将要谈及。

7

可以假定，婴儿为了逃避危险会采取这类行动。那么成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呢？

我又采取过什么行动呢？难道我从未同这种空穴来风的恐惧感做过斗争？难道我只知道脱逃了事？难道我果真是一粒可怜的灰尘，任何偶然性都可将其刮走的吗？

不，我曾同这种无意识的灾祸做过斗争，抵御过它的侵袭。而且这种抵御每一次都同我智力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。

童年时我的行为反应归结起来主要是逃跑，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希望掌握水，“驾驭”水。我试图学会游泳。可我没学会。恐惧把我牢牢地捏在它的手心里。

我直到青年时代才战胜了这种恐惧，学会了游泳。

这是我第一次获胜，大概也是唯一的一次。我至今记得，我当时为此感到自豪。

此后我的意识从未令我回避这种斗争。相反，我的意识引导我去进行这种斗争。每一回我都迫不及待地渴望同我的强敌遭遇，以便再次同它一决雌雄。

这正是矛盾之所在，明明恐惧，却又加以掩饰。

我不回避乘轮船乃至小划子，我不回避航海。我不顾内心的恐惧，存心单枪匹马去进行搏斗。我的意识不愿认

输，甚至不愿承认胆怯。我至今记得当年在前线遇到的一件这种性质的事情。我率领全营进入阵地。途中有条河横在我们面前。有片刻工夫，我犹豫了。其实泅渡并不困难，可我却派出侦察兵去左右两个方向寻找更方便的渡口，暗暗希望找到一条得以穿过河去的干涸的河道。

那时是初夏，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河道。

我只是犹豫了短短片刻工夫，就下令把侦察兵召回，随即率领全营泅渡过河。

我至今记得我们走下水时我那种激动的心情。我至今记得当时我的心狂跳不已，好不容易才经受住了。

事实证明，我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。要过那条河，到哪里都只有泅渡一法。我很高兴我没有耽误战机，果断地采取了行动。

可见我并非是被我的恐惧所左右的盲目工具。我的行为每次都受天职、良知和意识的制约。而与此同时，两者所发生的冲突，则往往使我的身体感到不适。

恐惧是在我的理性之外活动的。对刺激的激烈的回答动作是在我的意识之外做出的。然而病态的症状却极其明显。这些症状的病源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医生们自然无意去深究病源，他们判定这是因疲劳过度，因劳累而引起的神经官能症。

尽管我感觉到力量悬殊，可我还是继续同无意识的恐惧作斗争。但这是一种古怪的斗争。而且为了取得那十分渺茫的胜利而采取的途径，也是古怪的。